

走近伟人丛书

ZOU JIN WEI REN CONG SHU



与世界伟人同行

Yu Shijie Weiren Tongxing

主编◎王新民



四川人民出版社



走近伟人丛书

与世界伟人同行

Yu Shijie Weiren Tongxing

主 编：王新民

副主编：秦健玲 刘学武

编 著：韦胜国 邓安龙

范 敏 李 飞

王新民 王 平

马少辉 蒋志伟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与世界伟人同行 / 王新民主编. —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4. 2 (2014. 4 重印)

(走近伟人丛书)

ISBN 978-7-220-08733-2

I. ①与… II. ①王… III. ①人物—生平事迹—世界
IV. ①K8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307764 号

YU SHIJIE WEIREN TONGXING

与世界伟人同行

王新民 主编

责任编辑
装帧设计
责任校对
责任印制

徐志诚
杨 潮
徐 英
李 剑

出版发行
网 址
E-mail
新浪微博
发行部业务电话
防盗版举报电话
照 排
印 刷
成品尺寸
印 张
字 数
版 次
印 次
书 号
定 价

四川人民出版社 (成都槐树街 2 号)
<http://www.scpph.com>
sichuanrmcbs@sina.com
@四川人民出版社官博
(028) 86259457 86259453
(028) 86259457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成都蜀通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146mm×208mm
6.875
148 千
2014 年 2 月第 1 版
2014 年 4 月第 2 次
ISBN 978-7-220-08733-2
14.00 元

■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话: (028) 86259453

前言

在人类历史长河中，曾经涌现出许许多多伟人。这些伟人，用他们的巨手改写着人类的历史，使我们今天的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果没有他们的存在，我们今天的历史就会重新改写；如果没有他们的存在，我们今天的历史就不会有如此飞快的发展；如果没有他们的存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也不会如此绚丽多姿。虽然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已经离我们远去，但是他们的思想、他们的精神还在不断地激励着我们奋发向上；他们对人类历史的贡献仍然使我们受益无穷；他们的光辉形象仍然留在我们心中，与我们同在。

为了帮助读者更加清楚地了解历史伟人们对人类的贡献，我们特意编写了这套《走近伟人丛书》。这套丛书的主人公大多是古

今中外有杰出贡献的哲学家、思想家、艺术家、文学家、科学家、发明家、企业家、航海家、探险家等。通过阅读这套丛书，读者在了解历史上发生的重大事件的同时，可以学习伟人的高尚情操和坚忍不拔的精神，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宏伟的奋斗目标。

这套丛书最大的特点是突破以往传统的按照人物生平来叙述的写作手法，打破时间和空间的界限，通过“我（我们）”与伟人的直接交谈、对话，使读者亲身“投入”到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中去，把历史上已经发生的事情通过第一人称“我”（我们）的亲身经历和感受，栩栩如生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使读者如见其人，如感其事，更加深入地了解伟人的成长过程，亲身感受时代脉搏的跳动和伟人的宽广胸怀。同时巧妙地运用倒叙、插叙等叙述方法，结合比喻、排比等创作手法，形象生动地描绘出伟人的伟大之处。

在编写这套丛书的过程中，我们参阅了大量的有关资料，同时得到了陕西师范大学、北京大学一些教授和专家的指导，在此一并致谢。

限于作者水平，丛书的差错与疏漏在所难免，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王新民

目 录

与 世 界 伟 人 同 行

目 录

- 001 科学探险之父——洪堡德
- 027 英国探险家——库克
- 054 征服性别的人——玛丽·金斯利
- 077 征服南极的英雄们
- 114 环球航行的先驱——哥伦布
- 132 第一位环球航海家——麦哲伦
- 151 大旅行家——马可·波罗
- 169 西行使者——张骞
- 184 万里求经的佛学家——玄奘
- 200 中国最伟大的旅行家——徐霞客

科学探险之父——洪堡德

Kexue tanxian zhifu

亚历山大·冯·洪堡德，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科学探险家，当代科学地质学和地球物理学的奠基人。1769年9月14日出生于普鲁士（现在的德国）的首都柏林。从小对奇花异草非常感兴趣，但是好强的母亲却在仕途上为他铺平了道路。他只好顺从母亲的意愿到法兰克福大学读书，后来转入哥廷根大学学习法律。1799年6月，他和植物学家邦普朗一起逆奥里诺科河而上，寻找到了它的源头，证明了传说中的那条把奥里诺科河和亚马孙河连接起来的卡西加雷河是一条独特的天然运河，并对它进行了一次详细的考察。1804年6月，他们顺利地回到了巴黎。这次行程达6000英里，走过了遥远的热带雨林和火山地区，带回了许多丰富的动物

学、地质学和人种学方面的珍贵资料，并做了大量的笔记、速写和理论研究。

从35岁开始，洪堡德一直待在巴黎，出版了《洪堡德和邦普朗游记》和《赤道地区之行琐记》。当他正准备写《宇宙》第五卷时，于1858年5月6日去世，终年90岁。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洪堡德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但是，当你随同我一起拜访完他以后，你就会发现他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洪堡德先生的出现，不仅使得科学考察成为现实，而且他的冒险经历为以后达尔文等科学家的科学探险开拓了一条光辉的道路。

时间是1850年。我们给洪堡德先生拍了一个电报，说我们想前来拜访他。先生收到电报后，立即给我们回电，说他正忙着《宇宙》第三卷《关于世界的性质和地球的力量想像》的收尾工作，正好有一些时间可以接见我们。我们接到先生的回电欣喜若狂。能够见到仰慕已久的大科学家，你说我们能不高兴吗？

见到洪堡德先生后，我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根据时间我们判断，洪堡德先生此时已经80岁了，但是他看上去只有60岁左右。洪堡德先生似乎看出了我们的困惑，爽朗地笑了笑，对我们说：“你们是不是怀疑我的年龄？”

“是啊！”我们异口同声地回答。

“不用怀疑了，实话告诉你们，我前几天刚过完80岁生日。”说完又是一阵开怀大笑。

我们被先生的乐观精神所感染，也高兴地笑了起来。

“叮当，叮当”，先生的门铃又响了。

“先生，我们知道您的时间是非常宝贵的。我们来拜访您的目的主要是想了解您的科学探险。”

“我早知道你们想要了解什么，这不，我的好朋友来了。”

门打开后，进来一位绅士。只见他西装革履，手拄一根文明拐杖，头戴一顶礼帽，留着八字胡须，皮肤黝黑，体格魁梧英俊。虽然看上去有些老态龙钟（他已经 85 岁），但是仍不失潇洒。我们似乎在什么地方见过他，但是记忆中的形象却非常模糊，他是谁呢？

“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就是我最要好的朋友，事业上的合作者——邦普朗先生。”洪堡德先生高兴地说。

“见到先生真高兴。”我们一边同先生握手，一边激动地说。从洪堡德先生的传记中，我们早已了解邦普朗先生的情况，但是，我们怎么也不能把想象和现实结合起来。

“快别这么说。”邦普朗先生谦虚地说。

“先生，你们是怎么认识的？”我们不愿耽误他们的时间，就开门见山地提出了问题。

“完全是臭味相投。”洪堡德先生开着玩笑说。

原来，洪堡德先生从小就对探险非常感兴趣。1789 年，20 岁的洪堡德怀着一种献身科学的想法前往巴黎，很想参加当时拿破仑的远征军，以便到埃及去参加一次科学探险。正当踌躇满志的洪堡德为到埃及探险做准备工作的時候，他遇见了事业上的伙伴——邦普朗先生。邦普朗先生当时 25 岁，同洪堡德先生一样，从小就立志要干一番大事业。他的祖父和父亲是外科医生，在父辈的影响下，他也接过了这一祖传技术。可是，

他的兴趣并不在医学上，植物学深深地吸引了他。当洪堡德来到巴黎的时候，他正在研究自己心爱的植物呢！

两人一见，感到格外亲切，他们决定把两人的资金合起来，但是到底该怎么干，邦普朗也没有一个清晰的思路。

“是啊！”洪堡德先生叹了口气说，“虽然我们当时都有献身科学的想法，但是，实际操作起来，却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还是你的办法多。”邦普朗先生赞扬洪堡德。

“快别这么说。如果不是遇到你，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他们决定10月离开巴黎前往马赛，然后乘船到阿尔及尔，最后取道陆路到埃及。

“可是，我们到马赛后，对自己的这种想法怀疑起来，埃及是否就是一个理想的探险目的地呢？”洪堡德先生回忆道，“从少年时代，我就梦想着要到欧洲人很少涉足过的遥远的国家去旅行。当我还是孩子的时候，那些奇花异草、外国地图和热带地区的描述就使我激动得流泪。我现在才知道童年向往的异乡原来是我的灵魂所向往的故土。”

“后来，我们决定改道去西班牙。虽然那儿也不是我们的目的地，但是我们认为，在西班牙，我们可以学到地理学和植物学方面的经验。”邦普朗先生告诉我们。

也许是老天相助，洪堡德和邦普朗一到西班牙，就遇见了西班牙首相和王后的情人奥尔基霍。奥尔基霍是一个有权有势的人，他对这两个年轻人非常器重，一听说他们准备探险，就为他们大开绿灯，把他们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对他们讲述美洲的西班牙属地的传说，这些使洪堡德听得入了迷，这一下他

真的知道自己所要去的地方了。在奥尔基霍的帮助下，他们搞到了一张非常难得的去西班牙帝国在南美洲领土的入境许可证后，就马不停蹄地做着一切准备工作。

“这么说，你们在选择目的地上也经历了一番曲折？”

“是的。但是我们最终选择到了我们的目标。”洪堡德先生激动地说。

我们为先生的正确选择而高兴，我们深深地知道，在科学探险这个问题上，正确地选择目标是至关重要的。

与其他探险队相比，洪堡德他们的队伍真的太渺小了，因为仅有他们两个人。但是他们的决心是任何困难都无法阻挡的。

1799年6月5日，30岁的洪堡德和邦普朗先生从西班牙的拉科鲁尼亚乘船出发了。他们看到自己科学考察的愿望正在实现，那种激动的心情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

真是应了“好事多磨”这句话，这次航行一开始就不顺利。他们准备先到特纳里夫岛，然后再折向西南。可是，船上的许多人都病了。

听到这里，我们不由得想起了库克先生的环球航行，他先后3次率领船队进行科学探险，几乎没有人员因为疾病而死亡。我们不得不佩服库克先生的聪明才智和好运。与库克先生相比，洪堡德他们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们乘坐的船离开西班牙不久，船上的人员就有一半因为得了伤寒病而倒下了。眼看一天天得伤寒病的人越来越多，船长万般无奈，只好下令把目的地由特纳里夫岛改为委内瑞拉。“一听到这话，别提我心里有多着急。”洪堡德先生说。

这种着急的心情我们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们知道，对洪堡德先生来说，晚一天到达目的地将意味着什么。

“到委内瑞拉后，我们没有停下来歇息就乘上了到库马纳去的船。”邦普朗先生接着回忆道，“当我们登上船，眼看着一天天靠近目的地的时候，我们的心情也一天天激动起来。”

激动人心的日子终于来临了。1799年7月16日，他们终于见到了日夜期盼的新大陆的海岸。船还没有在库马纳港口停稳，洪堡德先生就跳了下来。他跑到沙滩上，大声喊起来，不敢相信自己真的到了梦寐以求的土地上，惹得周围的人以为他是个疯子，都围在他的身边观看。

洪堡德先生记下了这激动人心的时刻：“我们登陆时的心情无比激动。从我的启蒙老师念给我听他翻译的《鲁滨孙漂流记》那天起，我就一直梦想着这个时刻。我在这儿将搜集到丰富的关于地球构造的观测材料。这里的日子太美妙了！我高兴得快要发疯了。”

他飞快地拿出测温计，迅速地测量起温度来，他反复地测量，好几次都准确地测出了同一个数字—— 37.7°C ，他这才知道自己真的到达了目的地。

海岸边挺立的高大棕榈树、粉红色的火烈鸟、奇怪的独木舟、热情豪放的居民、浓烈的色彩和喧哗的吵闹声使洪堡德深深迷恋上这片大陆，他亲切地称呼这片土地为“心目中的天堂”。

“您对库马纳的印象如何？”

“太美丽了！我真的像进入了天堂。”洪堡德先生感叹道。在信中他对自己的哥哥威廉写道：

邦普朗说，如果新鲜的事物还不马上完结的话，他真的会发疯了。但是比起那些单个的新奇事物美丽得多的，是整个自然界给我的总的印象：生机蓬勃，丰富多彩，欢快明朗而又温文柔和。我可以预言，我在这里将是十分愉快的。

但是，我们在这里要真正干什么工作，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这里是我工作的开端，我在这里一定会有许多意想不到的收获。

“这么说，在库马纳，你们也没有明确的目的？”我们惊讶地问他们。

“是啊！”邦普朗先生回答道，“我们只知道这儿有我们想要寻找的东西，但是具体是什么东西，我们却并不知道。”

“即使这样，我们还是感到非常高兴。这儿让我们高兴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洪堡德先生激动地告诉我们。

库马纳的居民见到他们后，既吃惊又兴奋。他们从来没有见过欧洲人，他们的穿着打扮更令这儿的土著人感到新奇。洪堡德先生穿着白色的亚麻布衬衫，有条纹的背心和带扣子的鞋子，还随身携带着科学考察仪器。

“你们带了什么仪器？”

“我们带的仪器都是当时最先进的。”洪堡德先生告诉我们，“一共有42台。每台仪器都精心地放在衬有天鹅绒的加固木箱里。”

他们的仪器做工都非常精细。两架湿度计是用毛发和鲸骨

制成的；两台静电计外面包裹着一层金箔，在阳光下熠熠发光，里面是用接骨木心做成的；还有六分仪，这比库克先生他们所带的精致多了，看起来像鼻烟盒的样子，主要是用来测量一些难度较大的角度；还有一台测量海拔高度的仪器，这种仪器非常高级，不要太多的技术就可以操作，因为它只需要通过测量水的沸点就可以判断出海拔的高度。

更为有趣的是那台复式显微镜。当地的妇女们，尤其是那些有钱的贵妇人们对它简直是爱不释手。虽然洪堡德先生害怕她们把仪器搞坏，但是还是尽最大可能地满足她们的好奇心。

“记得有一次，”洪堡德先生回忆道，“我和一位贵妇人开了个玩笑，从她的佣人头上捉了一个虱子，把它放在了我的显微镜下面，让这位贵妇人来。她好奇地走了过来，俯下身子看了一眼，突然暴跳如雷，一边打她的佣人，一边大声地喊：‘上帝啊！快把她赶走。’等我们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的时候，我们给她解释，她就是不听。”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虱子在显微镜下面经过放大，突然变得和拳头一样大小。当她对着显微镜望的时候，那虱子正张牙舞爪地向她扑过来。她大吃一惊，觉得虱子好像要吃她，况且她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虱子。她一口咬定这个佣人太肮脏了，所以要解雇这个佣人，洪堡德先生无论怎样解释和劝说都无济于事。最后还是邦普朗先生灵机一动，他从那位贵妇人的头上也找下一个虱子，把它放在显微镜下面让那位贵妇人看。那位贵妇人一看，这个虱子也和拳头一样大小，所以她才相信了洪堡德先生的话，不再解雇那位佣人。那位快要被解雇的佣人连忙给邦普朗先生叩头，口中说着感激不尽的话，弄得邦普

朗先生不知所措。

听到这儿，我们不禁哈哈大笑起来。

“在庫馬納，我們做了許多工作，搜集到了第一批植物標本，對它們進行了明確而細致的分類，由此推斷出沒有比這兒更熱的地方了。雖然很累，但是我們感到無比自豪和激動。”

“聽說你們發現了‘脂肪礦’？”我們好奇地問。

“有這麼一回事。”洪堡德先生肯定地說。

原來，洪堡德先生所說的“脂肪礦”是個山洞的名字。那裏是一種名叫“夜鳥”的鳥的家。在向導的帶領下，洪堡德先生他們借着火把的光亮進入了山洞里。只見黃色的光照在潮濕的地面上，裏面的景物在牆上投下了一個個巨大的影子。看到的景象使洪堡德先生入迷了。可是那幾個印第安人向導却再也不願向前邁進一步，他們認為，太陽照不到的地方人應該回避。所以，他們一進入山洞就感到恐怖，任憑洪堡德怎樣解釋都無濟於事。

可是洪堡德先生却一點也不在乎。他在自己的日記里寫道：

我今天太高兴了。我们进入了卡里佩山洞，当地人叫它“脂肪矿”。那里的景色太让我高兴了，在这些被人们遗忘的黑暗里长出了多么奇怪的植物啊！我推断这些植物是由那些被称为“夜鸟”的鸟儿带进来的。它们的种子在覆盖在岩石上的浮土里生根发芽。由于缺乏光合作用，它们的形状和颜色都变得认不出来了。我一定要探究其中的原因。

可是，那些印第安人向导却怕得要死，他们一步也不愿向前迈进。其实，如果不是科学考察的动机驱使，我也会感到害怕。这里的山洞仿佛像希腊人的地狱。翱翔于小溪之上、发出悲哀的夜鸟使人想起了希腊神话中的一种冥河之鸟。那些土人不肯再往洞里走。他们坚信，他们祖先的灵魂就居住在这个洞穴的深处，那些植物就是被从地球表面放逐到这儿来的幽灵。

邦普朗先生朝黑暗的上空开了一枪，枪响之后，一只鸟儿被打死了。我们对这只鸟儿进行了解剖，发现了这儿之所以被称为“脂肪矿”的真正原因。夜鸟又叫“脂肪鸟”，在这以前，所有的动物学家对“脂肪鸟”的研究，只是停留在传说与想象的基础上。我这次搞清楚它之所以起名“脂肪鸟”的真正原因。原来在它的体内积聚着一层厚厚的脂肪，这层脂肪从腹部一直延伸到鸟儿的肛门；在两腿之间形成了一个垫子。难怪印第安人把这个洞称为“脂肪矿”。

那天洪堡德先生的收获非常大，他揭开了科学考察中的一个隐藏了许多年的猜想，你说他能不高兴吗？

但是，在“文明”世界里生活的洪堡德先生，向来追求的“自由”和“平等”在这里却遭到了蹂躏和践踏。有一天，他看到一群男子，年龄在15岁到20岁之间，他们的身上涂着一层厚厚的椰子油，在阳光的暴晒下闪闪发光（后来洪堡德先生才知道这种椰子油是被迫涂上去的，用它可以显示黑人的健康和强壮，这样可以吸引更多买主）。他们一个个戴着脚镣和手

铐，神情麻木。当洪堡德先生问他们是不是犯人时，得到的回答令他大吃一惊。原来他们是奴隶，是奴隶主从西非贩运来的黑人。奴隶主通过买卖他们就可以发一大笔财。当洪堡德先生第一次在这里看到买卖奴隶的生意时，他百思不得其解。他原来的思想在这里发生了动摇。在这里，黑人奴隶们没有一点自主的权利，他们像牲口一样，每天早晨戴着脚镣和手铐被主人带到市场上来，任人挑选。如果价格谈妥，就会被新主人牵走。洪堡德先生对此已深感厌恶，为什么一个人可以拥有另一个人的权利，控制他的一切，甚至拥有他的生死大权，主宰他的生命。他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培养起来的政治观念在这儿突然变得那么单薄和无力。他深切地同情这些奴隶们，但是，他对这一丑恶现象也无能为力。他不停地讽刺这种现象，但是他改变不了这种现象，甚至他的反对招来了奴隶主们的反感，以至于后来有人威胁他再敢干涉这种生意，就会要他的命。

“正当我为此事苦闷的时候，我想到了自己的事业。”洪堡德先生回忆说，“当我到达库马纳的时候，我的目标还不是很明确的。此刻，我真正的目标明确了。我想自己应该离开这儿了。”

他的目标是：和植物学家邦普朗一起逆奥里诺科河而上，寻找到它的源头，证明传说中的那条把奥里诺科河和亚马孙河连接起来的卡西加雷河是否是一条独特的天然运河，然后对它进行一次详细的考察。

1799年11月16日，洪堡德先生和邦普朗先生带着向导皮内罗从库马纳出发前往加拉加斯。3个月后，周围的景色和气候使他们感到特别不舒服，库马纳海滨宜人的气候在这儿变得